



山海经丛书之五十九

神功奇能趣闻录



浙江文艺出版社



山海经丛书

俾功奇能趣闻录

田立土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59

责任编辑 周德均
封面设计 梁 珊
插 图 池沙鸿

· 山海经丛书之五十九 ·

神功奇能趣闻录

田立土选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80 1/32 印张4.5 插页1 字数94000 印数00001—373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301-3/I·287 定价: 1.75元

目 录

超人严新

1

神医奇事实录

与巫婆斗法

在“核弹之父”弥留之际

面对众多的怀疑者

神乎其神，治病以外的“魔术”

东瀛斗法，“严新热”席卷日本

震惊世界的实验结论

凤魂鹤影叹神功

50

千里取牌 如探囊中之物

咫尺催眠 不露半点声色

行如飞 名医师回首叹归路

酒成水 女同胞海量惊四座

丹心拳拳 献绝技枯木逢春

浩气源源 发神功“群魔”乱舞

奇妙的铜钟功

62

采集异香满场飘

掌打图像五彩光

群体催眠起鼾声

人体通电惊众座	
现场发气治难症	
奇人·文人·气功师	
蒋加伦发功忆南极	
从神话到科学	
神掌	73
眼见为实	
巧遇老道	
“上山下乡”的年月里	
外气治病	
面对疑信参半的外国人	
康复病人的自述	
轰动京师的气功速成班	95
奇异的表演	
神妙的效果	
独特的功法	
双手行针除癌症	100
神医区大师	104
火眼金睛	
“精神病人”	
不可思议的尝试	
苍糠搓绳起头难	
弘扬气功孜孜不倦	
片言只语除病痛	123

随心所欲 回归自然

129

惊人的实践
洞见脏腑经络
奇妙的远视遥诊

神功异能荟萃

135

水上行走
缩骨表演
水下七天
隔墙透视
打月唤星转风向

超人严新

郭同旭

严新，自幼师从当代中国佛教界高僧、少林武功传人海灯法师及其他气功高手精习武艺，苦读医书，练就了许多惊人的本领。

严新，令粉碎性骨折病人于数分钟之内复原痊愈，让两耳如同山塞的聋人于顷刻之间获得听觉，叫癫狂的疯妇于须臾间归于安宁。他能洞入肺腑，能使你哭使你笑，使你情不自禁手舞足蹈，使你身上的电压骤然间升至330伏或降至0；他能使2000公里之外的实验室里密封容器中的水分子改变结构，使铅铸密封的器具内的气压从标准常压上升到30多个大气压；他还能使激光振荡器里发射出来的光束改变射向……

严新是中国超人。

这是神话中的神话。

几十万年以来，几百万年以来，科学和哲学筑成了伟岸入云且根基雄厚的金字塔，严新——这位淳朴睿智的年轻人，用他小小的高功所诱发产生的奇幻，令众多科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惊愕不止。他一反中医临床望、闻、问、切等古老的诊断方法，一双利眼如同电子扫描，隐伏再深的病灶也被它轻轻握住；他开的处方，应验的多，神奇的多，甚至患者尚未服药，病症已不见。

了踪影；他一挥手，一出气，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便能使病人愁颜露笑，恢复健康……严新用难以置信的事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们不得不相信的神话！

神医奇事实录

(一)

有位小学教师，姓陈，几年前右颈锁骨窝部不知不觉地突生出几个不大不小的包块，开始没有注意，后来竟越生越多，越长越大，不但难看，而且影响脖子自由转动。陈老师无法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深感痛苦。

陈老师四处问病，八方求医，上过县城，到过市里，跑遍省城各大医院。正在大医院的医生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经人介绍，找到了貌不惊人、语不出众的严新。

陈老师跨进严新的寝室时，照例先是一番寒暄，然后打算向严医生陈述病情，严医生却以手势制止了，说：“你颈上的包块没什么问题，坐下来，我们闲聊一会儿吧。”

陈老师非常诧异，严医生怎么会知道我颈上的包块呢？几次欲问，几次被严医生打断。他只得乖乖坐下来听严医生神吹。

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陈老师在严新的谈吐间忘记了自己的治病大事。

铃声响了，该严新上课了，陈老师才恍然大悟，慌忙站起来：“严医生，我的病？”

“好了好了，你的病回去就好了。”严新语气淡淡地说。

严新走后，陈老师摸摸脖子；噢，奇怪！那些又痛

又痒的包块当真不见了！怎么就不见了呢？陈老师又惊又喜。

1982年初，严新四处访贤，访得重庆有一位身怀绝技的唐老先生。

这位唐老先生在重庆医界武坛算得上是一位人物，他早年拜师学艺，正骨接骨都很在行，尤擅点穴之道。严新寻上门去，想长长见识。老少相见恨晚，话也投机。畅谈之中，严新得知唐老先生左颈上长了一个硬包，已有20多年了，虽经他医过的人不下一个团，可对自己颈上的痼疾却是一筹莫展。医院诊断为：动脉血管瘤！肝癌转移颈部！如需延缓生命则不可切除！唐老先生拼尽全部积蓄医治，仍无济于事，病势愈加沉重。唐老先生已放弃了希望。

“唐伯伯，我今天来给你治治这个包吧，好吗？”严新说。

唐老先生苦笑一笑，不以为然地说：“你？”随后又说，“好吧，试试看。”

严新便让唐老先生坐定，自己后退了几步，凝神运气，指颐发功。不到一刻钟，疲乏衰竭的唐老先生竟神态清新，无法转动的脖子开始活动起来了。唐老先生大喜。严新又坐下来，极其随便地与唐老先生攀谈，从社会、个人经历到家常、国事，什么都谈，就是只字不提唐老先生颈上之疾。面对严新而坐的唐老先生，感到身体渐渐发热，鼻尖沁出几颗小汗珠儿。忽然，唐老先生感到有支银光晃晃的闪电从眼前掠过，一股电流窜向全身，致使全身痒热难支。一阵痉挛之后，唐老先生的意识开始迷迷糊糊地随着严新口中汽笛般的啸声飞出屋外，老态龙钟的身体似乎也轻如鸿羽，随之飞出屋外，

在广袤无垠的空中盘旋、飘飞……唐老先生不知自己到了一个什么神奇的环境之中，他下意识摸摸自己的脑袋，还在！忽然，他感觉自己的颈部发热，特别是患处周围，热得心慌，继而又感觉到痒而痛的包块被什么东西死死钳住了，直往外扯，有点酸胀，却无多少痛感……老先生云里来雾里去，而严新却是实实在在地在与他畅谈着的。

“唐伯伯！”严新微笑着说，“没想到你老的悟性真好，包没有啦！”严新收功。

唐老先生在严新的导引下，渐渐清醒过来，方才的情景还如在眼前。他用手摸一摸：真的，恶包没有了！再一扭颈，几十年被恶包顶歪了的脖子转动自如了。唐老先生一把抓住严新的手，两线老泪夺眶而出：“你行，你行，你是怎样医的？”

严新只是谦恭地笑笑。

(二)

刘小容3岁那年，不小心掉进水塘，当时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救起，人倒是活过来了，可这双耳朵，从此聋了。

家庭罩上了阴影，父母亲倾家荡产也要为她四处求医，八方寻药。聋了七八年，也医了七八年，每当她看见父母亲焦眉愁眼的面容时，真恨不得撕下两片耳朵。

1984年春节，一家人照例没有吃上一顿愉快的团圆饭。她一个人斜靠着门框痴呆地出神。后来，邻居来了，与她爸谈了一会儿，只见她爸连连点头，接着，就一把扯过她背在背上出门了。

翻过一座座山，又翻过一道道梁，爸爸累得直喘粗气，跌跌绊绊，终于来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山村里。

她随爸爸蹑手蹑脚地走进一个院子，哟！院子里

有好多的人！围着一个戴眼镜的叔叔，有的像在问什么，有的像在听什么，还有的则不住地手舞足蹈。那位叔叔不高，精瘦，利落。他和蔼地笑笑，用一只手掌开始抚她的头，又叫旁人找来两团普普通通的棉球，用那棉球塞进了她的耳朵。这是干什么呢？她很奇怪。不拿镜子照，也不拿药敷，以前上医院找大夫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检查治疗的！

棉球塞进耳朵后，她感到耳朵里好一阵热乎，身子和脑袋也轻飘地摇晃颤动起来，耳廓里似一片漆黑，随着窸窣窸窣一阵响动，好像里面有了一丝亮光。接着响声加剧，那光亮愈来愈大，哟！简直就是一片云霞，全落满了她的耳廓、她的脑海……渐渐地，潮热开始退去。叔叔开始取出她耳中紧塞的棉球。刹那间，她的耳朵里一片嗡嗡之声，眼前一片灿烂之光！她莫名其妙地看着叔叔。叔叔又摘下他手腕上的手表，放在她的耳边：嘀嗒！嘀嗒！嘀嗒！多么清脆、多么悦耳、多么动听的金属的撞碰之声啊！她差点晕过去。

“我听见啦！我听见啦！”她激动地望着爸爸喊。爸爸没有笑，半晌回不过神来。“我听见啦，我听见啦！我听见表声啦！”她又拼命地摇着爸爸的手臂，爸爸这才抱起她，像孩子那样放声大哭起来。

她手心里攥着那两团普通而神奇的棉球，分开众人，跑向屋后的森林。她要去听松涛，去听鸟语，去对久别的童年大喊：“我回来啦！我听见啦！”

后来，她从大人們的传奇故事里知道了，那位为她治好耳疾的眼镜叔叔，就是严新。

(三)

杨珍珠是县百货公司营业员，1975年子宫内膜增生

过长，慢性宫颈炎，引起崩漏大出血，经期长达1个多月，经期中，血流如注，痰盂盛不下就用脸盆接，经血中常带一些黑紫的血块。当时杨珍琼一家人都吓昏了，如不及时制止住崩漏，后果不堪设想。他爱人陪她找过县医院，找过地区医院，无可奈何；后来又成都，经四川医学院（今华西医科大学）诊断为：内分泌紊乱导致子宫功能性出血。住院治疗，止血针药全派上了用场，整整治疗了3年，不起作用，月经周期一到便出现崩漏。最后，四川医学院决定施行“子宫全切除术”，预约患者1978年3月到院施行。杨珍琼只好回到家里等候最后的根治。

1977年底，杨珍琼又到县医院开药，主治医生问她：“你找中医学校看过没有？”

杨珍琼回答：“找过几次了，不见效！”

“找过严新没有？”

“严新？没有。”

“我建议你去找严新医生看看，说不定还有希望呢！”

杨珍琼将信将疑地来到琴泉寺，迈进了中医学校的大门。

严新把杨珍琼接待进医务室，让她坐下，他发功为她治疗。严新见杨珍琼病势危重，又为她开了一副中药。

杨珍琼拿着药方告别严新医生时间：

“我什么时候再来呢？”

“不用了，就吃这副会全好的。”严新说。

杨珍琼回到家中，只服了一副严医生开的中药，就不再大流血了。五六天之后，经血完全干净了，平时总

要1个多月才结束的经期，而眼下只五六天就结束了，这不是奇迹么？

杨珍琼相信了严新的神奇医术，也记住严医生的话“就吃这副会全好的”，于是她又用这处方一连抓了几副，越吃越见奇效，1个月之后，月经正常，2个月之后月经正常，三五个月之后月经一样正常。1978年3月初，四川医学院预约作“子宫全切除手术”的时间到了，杨珍琼掏出预约单，微笑着将它撕得粉碎……

当主任医师给县卫生局长讲了严新治好杨珍琼病的事时，她半信半疑：一副药，能治好那么危重的病么？

后来，她全相信了，因为严新在她身上做了一个绝妙的试验——

1979年初，她得了晕病：头眩晕，气短促，见人说话就心烦。特别是坐汽车，一上车就头晕，坐上一程便呕吐，再坐几里翻肠搅肚连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

患病之后，她一共住院治疗了四次，每一次住院治时症状有些好转，但一出院，一切都“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了。后来她试着胆子让严新医生为她发功治疗，严新笑了笑说：“试一试吧。”

1983年2月，严新路过三台，专程到县卫生局长家中，为她发放外气治了一次。严医生发功时，她感到浑身上下十分舒坦轻松，随着气流的飘动，她发硬的手指渐渐活动自如。

严医生问：“头还晕不晕？”

她回答说：“不晕。”

“那你转上几十个圈，试一试头还晕不晕？”

她转了。要是从前，别说转几十个圈，就是转上一个圈，头就晕得不行，这一次转起圈来，旋转自如，轻轻

飘飘，毫无晕昏的感觉。

“现在好啦！记住：三天之内不要同亲人握手。”严新嘱咐。

严新走后，她照此办理，结果头也不昏了，气也不短了，以前的那些杂症很快消除了。后来经常出差坐汽车再也不晕车，有时坐三两天，一样不晕车。身体素质增强了，1984年一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四）

那是1984年4月27日，上午10时左右，粟平下早班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回家吃饭，一路骑一路吹口哨，快到董家桥时，人多路窄，他仗着自己技高车好，没有下车，只不过溜出嘴边的小曲儿走了调。

突然，他被身后的来车重重地一挂，沉沉地摔倒在路旁，霎时间眼前一片金星，接着一片漆黑，耳里嗡嗡嗡嗡好一阵轰鸣，全身也随着轰鸣声散了架，再下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过来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西南医院的病床上了。手脚不能动弹，稍有移动，双肩就如同被人撕裂了一样疼痛难忍！

父亲来了，母亲来了，女朋友小曹也来了，睁开眼睛再看，家里所有成员和亲朋好友都来啦！大家面对医院放射科的报告单发楞：左右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左肩关节脱位！

主治医师在全家人焦急的询问下只说了一句话：“双上肢将丧失劳动力！”

这不啻是一声霹雳，把他和全家人都给炸懵了！“难道我的双臂就这样残废了么？我还只有20岁呀！”他望着医生远去的背影，心里痛苦极了，泪流满面，浸湿了被

盖和枕头。他的双手直直的被夹板和绷带缠着，他瞥了一眼这双丧失了知觉的手臂，又一次喊出声来：“这辈子我可怎么活啊？”

“医！”父亲在痛苦中抬起了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信就医不好！”

父母是善良的，他们坚信他们最心爱的儿子总会被医好。然而，一天又一天的失望，将他们美好的希望和幻想击得粉碎！

他在西南医院住院治疗了1个月，伤情不见有多少好转，母亲急得神经错乱，父亲气得将那辆该死的自行车摔下楼去……

“粟师傅！”同厂的苏师傅急忙拉住了他，“不要急躁，孩子有病，要想办法治呀！”

“骨头都摔碎了，哪里去治呢？”粟师傅颓然垂下脑袋。

苏师傅眨了眨眼睛，神秘地说：“说不定有个人能医好这孩子的伤病。”

“谁？”

“严新！”

接着，苏师傅吹开了，“严新是中医研究所的医生，半空中吹喇叭——名声可响啦！你去问一下，重庆市老老少少，上上下下，哪一个不说他是个神医！你还蒙在鼓里哇！走，我领你把孩子带去，找他准行！”

父亲听是听了，内心里没抱多大希望，母亲擦干了泪水，跟苏师傅说：“试一试也好呀。”

粟师傅就带着儿子跟上好心的苏师傅来到中医研究所。

严新只是望了望那上了夹板缠了绷带的双臂，就对

他爸说：“这孩子左右两肩胛骨摔成粉碎性骨折，右肩胛处1/3的地方骨折复位不正。”

大家都大吃一惊。还没报病状呢，医院的诊断书还没给他看呢，他怎么就知道了骨子里的症状？真是神了！

“还有，”严新紧接着说，“右侧肩胛骨下1/2粉碎性骨折，骨折片呈不规则分离，部分骨折断面光滑，相当于关节处疑有不全骨折。”

等了一会儿，中医研究所门诊部的透视报告单送来了，严新诊断准确无误！

严新未作任何药物处理或按摩措施就要动手解去小栗臂上紧紧地缠着夹板的绷带，小栗吓得后退了两步。父亲也很吃惊。严新笑着说：“缠着这玩意儿干什么？”又要动手去解。女友小曹忙向严新解释：“他双肩稍微碰一下，就疼得要命。”

“没事儿。”严新说，蛮无所谓。

小栗只好听凭严大夫摆布。

严新解完了绷带，扶他到诊断床上趴下，而后挥动双手在他背脊处一会儿摸，一会儿捏，一会儿捶。开始小栗怕疼，心情一紧张竟哭出声来。渐渐地，感觉脊背舒服极了，好像巨大的佛手在为他抹背，酥痒、清爽、适意，浑身上下轻松飘逸。而双肩胛骨处却感到一阵炙热酸胀，有时好像谁触动了他的麻筋，不时还有一股触电般的感觉，接着是一股沁骨透体的凉风拂过脊背。

几分钟后，严新离开小栗，又去给其他的病人治病了。

小栗按照严大夫的要求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体验着刚才的滋味。约摸半个钟头，严新走过来，要他翻一

翻身，他不解地望着严大夫。小曹又一旁插话：“还没有上药呀！”

严新微微一笑，说：“不用怕，没什么了。就当你没有受过伤一样翻身吧。”

小粟真的听严大夫的，用力一翻，嘿！竟然翻过来了，他张口结舌：“怎么？……不……不痛啦……翻过来啦！”真是想不到，半小时前，他这双臂不用说支撑着翻身，就是移动一下也是不行的啊！

“来，做几个俯卧撑。”严新指示他。

“不行不行。”他又有点儿胆怯。

“准行，你已经好了嘛。”严新说。

小粟试着胆子，双手一撑，又是一个惊喜，他竟然撑起了他摔伤后的第一个俯卧撑！

小粟一口气做了好几个俯卧撑。

严新拍拍他的肩胛：“痛不痛呵？”

“不痛！”小粟百分之百肯定地回答。

“下床吧！去，到那边去吊门梁，牵引体向上。”

此刻，严大夫叫小粟做啥，他就做啥，他的大脑、手、脚乃至整个身体，仿佛都成了严大夫的一部分。

门梁太高，怕抓不着，小曹忙给小粟拾来一根凳子。严新走过来说：“跳！跳起来抓，不要踩板凳！”说完将凳子一脚踢开。

小粟豁出去了，猛地往上一跳，居然比未摔伤之前跳得还高。他的双手牢牢抓住了门梁。

“痛不？”

“不痛！”

“引体向上。”

“好！”